

诗歌港

盛大欢畅

刘继晏

街巷
披上了年味的衣裳
我穿梭在热闹的集市
寻着宝藏

水果摊上，红橙黄绿闪亮
似天边绚丽的霞光
我挑着、选着，满心欢畅
让年味在舌尖提前绽放

糖果盒里五彩糖纸漂亮
藏着童年的梦幻与向往
我抓起一把，装进行囊
把快乐也一并打包带上

春联摊前，墨香悠悠飘荡
红纸黑字，写满了吉祥
我精心挑选，仔细端详
让祝福在门楣上熠熠生光

买年货
是一场盛大的欢畅
把年的味道，装满心房
迎接新春那温暖的曙光

冬日的海

刘雪飞

是一个阴霾的日子
天空是灰色的
海也是灰色的
还有远处隐约起伏的山峦
也是灰色的
从高高的海岸远眺
沙滩上的人们或悠闲漫步
或俯身弯腰
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像生活中许多匆匆忙忙
忙擦肩而过的人那样
仓促，又苍茫
一缕阳光，悄无声息
穿越层层乌云
给大海洒上一片银亮的光

爸妈的宝匣子

于心亮

喜洋洋过完了年，我打算再给爸妈买些常用药备着。我妈说不用买，“宝匣子”里样样数数都有，满当着呢。我说有没有过期药，过期就不能要了。我妈就戴上老花镜翻看，看了会儿问我爸：“你不感冒啊？”我爸问：“我感冒干啥？”我妈说：“感冒药快过期了，扔了怪可惜的……”我爸跟我说：“你去药店望望有没有治心眼不好使的药，给你妈买点儿。”

我去了卫生院，医生把我爸我妈的健康档案调出来，仔细查看了，问了两个老人目前的情况，然后开了一些药。回到家，我把我妈翻看过的药匣子重新翻看了一遍，又梳理出一些即将过期的药，我看看我妈；接着又逐个抽屉拉开，又翻找出一些掩藏的过期药，我看看我爸。我说：“跟我打游击？不好使。”我爸愤懑地对我妈说：“让你别藏抽屉里，偏不听！”

原先的药匣子里内盒分门别类很齐全，但对于我爸我妈来说不好用，一次用过后就弄得稀烂，按照他们的习惯还是用塑料袋好使，里面装上纸条：血压药、感冒药、头疼药、发烧药、咳嗽药、消炎药、腰腿疼药、拉肚子药……写完了我叮嘱我爸，他让

我去跟我妈说。我找到我妈，一样一样告诉她，然后又提问了两遍，看她都能顺当找出来，我才放了心。

我把过期的药包好，要外出丢。我妈说：“儿啊，非要丢吗？”我说：“你想咋样？”我妈说：“咱家养的鸡狗鸭鹅什么的，我想要是它们病了，把这些药给它们吃不行吗？”我说：“肯定不行了，人吃的药哪能和动物一样，何况药都过期了。”我走出门，把药丢进垃圾箱，拍拍手回来了。过了一會兒，总感觉不放心，忙又跑出门看，果然那包药不见了。我忙质问我妈和我爸，他们说没拿。我跑去问邻居，邻居二婶说前街的二爷好像翻过垃圾箱。

我跑去二爷家，跑得急，一进门就绊倒摔了一跤。正在整理破烂的二爷笑呵呵问：“初一不是磕过头了么，怎么又来磕啊？”我说：“二爷，你刚才是不是在垃圾箱捡到一包药？”二爷说：“是啊，好好的一包药扔了多可惜，我捡回来了。”我说：“二爷，药是我丢的，这些药过期了，不能用。”二爷说：“对于你这岁数不能用，可对我这把年纪来说能用。”我思忖跟二爷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

不好使，于是趁他不注意，抢过药包就跑。二爷果然没追我，只是笑骂：“这小兔崽子，都这么大了，还跟小时候偷我地里萝卜一个样儿！”

我寻思来寻思去，觉得还是把这包过期药烧了比较保险。于是在帮老妈烧火做饭的时候，我就往锅灶里扔，扔一盒我妈嘴里一啧啧，我说：“妈，你牙疼啊？”我妈说：“牙不疼啊。”我说：“不疼你啧啧什么？”我妈说：“我愿意啧啧就啧啧，你管得着吗？”于是我把药盒拆开，把药粒扣下来一粒一粒往锅灶里丢，把我妈给气得眼珠子发绿，一脚踹倒了我。

我妈喊我爸吃饭，说这顿饭老值钱了。我爸看了看说：“值什么钱？不就把过年的剩菜剩饭焐焐吗？”我妈说：“这顿饭，是你儿子烧药片焐的，你说值不值钱？”我爸果然嘴里啧啧起来。我说：“爸，你牙疼？”我爸说：“牙不疼，心口窝疼。”我妈说：“恁儿又给你买回一大包药，赶紧吃去吧，免得再过期了！”我爸说：“我才不吃呢，没病吃什么药？”

我笑着说：“我巴不得你们身体健康永远不吃药才好呢，等明年过年的时候再扔掉一大包过期药，即使扔

再多我也乐意！”我一句无心的笑话，没成想却惹得我妈眼泪汪汪的。我爸说：“你妈害眼病，儿啊，看看有没有治眼的药，给你妈用上。”我说：“这个还真没买，要不我现在去买？”我妈拿枣饽饽搯我嘴里：“堵你的嘴，打小儿就没见你这么勤快过！”

吃完了饭，我就要离开老家了。我叮嘱我爸和我妈：“身体不舒服，一定记得吃药，不知怎么吃，就去问乡医，再不行就打电话……”我爸说：“我们知道啦，又不是小孩子，我和你妈会打110！”我妈说：“净胡说，110是报警电话，应该打119！”我叹口气，抱出爸妈的宝匣子，在上面大大地写上：120！我妈说：“写那么大大干什么，吓人倒怪的。”

我爸说：“你快走吧，再不走天就黑啦。”

和我一样离开村庄的人很多，我们走出村庄老远了，还看到老人们站在村口，他们三三两两装作随意聊天或者随便溜达的样子，或站或走，或蹲或坐，但眼神儿却化作柔韧而绵长的丝线，一直若有若无地牵扯着我们的身影，就那么一直牵着。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

人世间

随笔苑

爆竹之殇

小非

这几年冬日待在海南清水湾，蓝天白云，椰风海韵，温润的气候，甘冽的饮水，的确让人感到舒适惬意。

然而，除夕至元宵那几天，往往痛苦不堪，每日天刚擦黑，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就开始此起彼伏，直至霞光满天，几乎片刻也不消停，彻夜难眠。

正月初一上午，许多人忙着电话或微信拜年时，我却瘫软在床，困倦乏力，只能蒙头补觉，令远在家乡的长者觉得很没礼貌。

故乡烟台那座海滨城市，燃放烟花爆竹已多年，虽然也有不同声音，然而主政者却坚持住了，殊属不易。在那种安谧的夜晚入睡，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爆竹的最早出现，源于古代对奇异自然现象的茫然，先人们试图借助声响、闪光驱逐所谓的鬼怪，后来则发展为辞旧迎新的标志或是喜庆欢乐的象征，诸如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赵孟頫的“纷纷灿烂如星陨，赫赫喧腾似火攻”，等等。

史载：古时爆竹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中称其为“爆竿”；后人卷纸为之，则改称“爆竹”；若

是编扎成串，就成了“鞭炮”。

不过，彼时之鞭炮，无非“噼噼啪啪”炸裂一阵而已；由于人们大都舍不得掏出更多的银子，声音大点的“二踢脚”就成了稀罕之物，也没能弄出太多的声响。

如今的爆竹皆已异化，几乎都能搞出惊天巨响，穿云裂石。以此而论，它的另一个称谓“炮仗”倒是更为贴切，有如大的阵仗，炮声轰鸣，响遏行云。

古代燃放烟花爆竹，其情可悯，初始乃为壮胆，演化为表达喜庆之意，亦是彼时没有如此简单易行、效果明显且无可替代的方法罢了。

演进至今日，风光雷电早已为人类熟知，只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就无恐惧的必要。年节庆典的娱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不胜枚举。若是觉得“春晚”没意思，可以追剧看电影，玩手机上电脑，唱歌跳舞，搓麻摸蛋……

非要燃放，头半夜足矣！或是说除夕之夜折腾得时间长点也情有可原，何至于一连数日，天天凌晨两三点、三四点人们熟睡之际，用那种令人胆战的震天巨响惊扰他人呢？若说这是民俗，也有破旧立新的问题，很多传统的东西放到当下语境，至

少值得商榷。

还有一个话题，喜庆之外，有时人们还想借助燃放烟花爆竹宣泄情绪，这也可以理解。不过，满足自己的同时也要体谅他人，不能自己释怀了，却给他人带来了痛苦。

众所周知，许多国家也有节日期间燃放礼花的传统。只是人家大都采用定点有序有时的方式，乐一阵也就罢了，适可而止，不是没完没了。

国家虽然没有在立法层面禁止烟花爆竹的生产销售燃放，但限制大体量、高声响爆竹的生产还是有必要的。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节庆的夜晚，借助现代科技成果，组织灯光秀或无人机秀，利用LED光源演绎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景象，效果反而更好。

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环境自不待言，碎屑遍地，硝烟四起，而且生产、运输、燃放中的火灾、伤人事件不断。曾经与消防系统的人聊天，他们说哪一年这个阶段都会出现诸多事故，令他们神经高度紧张，苦不堪言。

这个除夕之夜，清水湾就响起过消防车凄厉的嘶鸣，大年初一也看到某区域着火的视频。后来还了解到，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不少由于燃

放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事故。

清水湾的沙滩洁白晶莹，甚至可以说是一片处女地，是非常宝贵的旅游资源。但是，过年这些时日，由于燃放烟花爆竹，却被糟蹋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相当长时间都难以恢复，很多残渣碎屑都卷入了美丽的大海。

我曾与当地新村镇的熟人交谈，说你们海南人也太能放鞭炮了。他委屈地解释，哪里啊！都是你们这些外地到这里过冬的人干的，我不禁汗颜。

古人云：“日久他乡即故乡”，怎么能这样糟践自己的家园呢？就是那些春节度假偶尔来几日的游人，既然你慕名来到这个美丽的海岛，为何不能好好珍惜呢？难道别人的家就不是家了吗？

烟花爆竹若是不从源头抓起，谁也无从完全管控住燃放问题。这方面海南倒是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让烟花爆竹进岛一切皆然，关键是看有无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当然，见仁见智，这样的说辞肯定会得罪一些人，不过与我有相同感受的也不在少数。